



李冰人散文创作中的南洋书写

Nanyang Representation in the Prose Writing of Lee Peng Jin

林欣霖

PRIYANTI LIM XIN LING

23ALB01078

指导老师：余曆雄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Priyanti Lim Xin L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李冰人与其散文创作.....	8
第一节 李冰人生平简介	8
第二节 李冰人散文集简述	13
第三章 南洋生活书写.....	16
第一节 南洋生活与景致风光	16
第二节 南洋物象及身份认同转变	21

第四章 南洋二战书写.....	24
第一节 南洋二战记忆——南洋华侨的爱国之罪	24
第二节 战时及战后的世态揭露与风气批判	32
结语	37
参考书目	39
附录	4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欣霖 PRIYANTI LIM XIN LING

学号：23ALB01078

日期：2026 年 4 月 24 日

摘要

身为南来作家的李冰人，在南来南洋的四十余载著述颇丰，并且前后出版了散文集《黄花集》、《踏青散草》及《黑夜无题草》。在其散文创作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南洋书写，既记录个人生命经验，亦折射时代变迁与社会风貌。本论文将以李冰人散文创作中的南洋书写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南洋生活书写与南洋二战书写，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本文旨在进一步梳理与还原李冰人的生命经历与心路历程，并由此观照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南洋社会与历史图景。在南洋生活书写方面，李冰人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其初到南洋时的失落与艰难，以及在长期生活过程中逐渐适应环境、融入社会，乃至对南洋产生情感依附与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在南洋二战书写方面，李冰人记录了在南洋二战时期的种种惨痛记忆与历史片段，其散文既具有史实价值，也富含情感张力。同时，他通过其散文对战时及战后的社会风气进行深刻批判，使后人在其散文中得以观照历史、引发省思，并进一步强化对历史记忆的铭记与警醒。

【关键词】李冰人、散文创作、南洋、南洋生活、二战书写

致谢

行文至此，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始终在我身后默默支持与陪伴我的家人。在论文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初期阶段，父母与干爸倾尽所能给予我各方面的协助与支持。他们无私而深沉的爱，使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感到温暖与踏实。正是有他们的陪伴与鼓励，我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写作，并坚持至此。其次，谨向马六甲孔教会古城诗社致以衷心的感谢。贵社慷慨借予我所需的重要书籍资源，使本论文得以顺利开展与深化。同时，亦特别感谢梁志庆老师的慷慨赠书与悉心支持，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与启发，令我受益匪浅。

此外，我也要感谢在这段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里，给予我鼓励、关怀与帮助的所有可爱的人们。无论是言语上的支持，还是行动上的协助，都成为我坚持前行的重要力量。这些温暖的相伴，使这段研究旅程不再孤单。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感谢您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耐心指导与悉心教诲。从选题构思到内容深化，再到行文修订，您的每一次指点与建议都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谢意。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我爱及爱我的人们，感谢你们。

第一章 绪论

李冰人（1911-1996），原名李天佑，字皓之，号榴园、河海岳楼主，笔名唐雪、蓝波等。¹李冰人于 1934 年从中国南下，先后在新加坡、麻坡、槟城等地生活居住。在南洋生活期间，李冰人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在诗歌与散文杂文领域中都造诣颇深，并著有《黄花集》、《黑夜无题草》及《踏青散草》三本散文集。李冰人的创作题材多元丰富，有的展露其在异国他乡的思乡之情、有的记录其所见之南洋风光以及对于故交亡妻的哀悼之情等等。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南洋亦被波及，马来亚更是陷入了沦陷时期，地狱般的三年零八个月，让当时身居马来亚的李冰人饱经世间风霜，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更亲眼见证身边友人纷纷惨遭波及与杀害。这些可怖又疼痛的经历，让身为文人的李冰人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散文，其文字简厄有力，时常以反讽、明讽或借古讽今的叙事手法反映出他所经历过的种种不公及当时社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由此，本论文将以李冰人散文创作中的南洋书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在南洋居住期间的南洋生活书写及南洋二战书写，并从其散文书写中进一步完善其经历、生平及李冰人所处时代下的南洋风貌。

¹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页 128。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李冰人作为南来作家的代表之一²，自其下南洋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更是层出不穷，著述颇丰，在旧体诗与散文杂文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李冰人一生创作了近800首诗，在创作诗歌方面成就卓越，还曾赢得桂冠诗人的荣衔。³此外，其在南洋期间更是不断地在各大报社中刊登自己的散文及杂文作品，并于中年时期先后出版了《黄花集》、《踏青散草》与《黑夜无题草》三本散文集。

不过截至目前，学界关注李冰人更多是在研究其旧体诗，如碧澄在《新编马华文学史》中便有提到李冰人为“柔佛麻坡诗人”⁴，陈明彪、符爱萍等学者则也是在研究其诗歌，极少有学者研究其散文。然而，李冰人的散文及杂文亦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尤其是李冰人所出版的这三本散文集：《黄花集》、《踏青散草》与《黑夜无题草》，当中不止记载了其在南洋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还记录了很多南洋二战中血淋淋的历史。方修在《马华文学作品选：7. 散文（战后）》中，便有收录了李冰人的三篇散文，并称可将这几篇散文作为南洋二战历史的史实来看待。⁵

² 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5。

³ 颜见式，《南洲诗社金禧纪念刊》（麻坡：南洲诗社，2023），页26。

⁴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页33。

⁵ 方修，《马华文学作品选：7. 散文（战后）1945-1956》（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1991），页48。

可见，李冰人的散文杂文创作是不可被忽视的。是以，本文将以李冰人散文创作中的南洋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南洋生活书写及南洋二战书写两种主题来进行探讨，旨在从李冰人的南洋书写中更进一步去完善其在南洋的经历、心境与生平，还有李冰人所处时代下的南洋面貌。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学界对于李冰人的研究数量不多。其中，马仑在其《新马华文作家群像》⁶、《新马华文作者风采》⁷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⁸等著书中都有对李冰人的生平稍作论述，并在《柔佛作家百人文集》⁹中收录了李冰人的一篇散文：《黑夜无题草·高人一等》。金进在《马华文学》¹⁰中将李冰人归类为 1930 年至 1940 年间的南来作家。碧澄在《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¹¹中记载了李冰人 1973-1978 年间曾任麻坡南州诗社社长一职。方修则于《马华文学作品选：7. 战后（散文）》¹²中收录了其《黑夜无题草·过关与鬼门》、《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及《黑夜无题草·“族”与“瓜蔓抄”》三篇散文，可见李冰人的散文在先前便已经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

⁶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页 19。

⁷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页 995。

⁸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9）》，页 128。

⁹ 马仑，《柔佛作家百人文集》（古来：柔佛丰顺会馆，2008），页 216。

¹⁰ 金进，《马华文学》，页 5。

¹¹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页 38。

¹² 方修，《马华文学作品选：7. 散文（战后）1945-1956》，页 48-58。

在论文方面，陈明彪学者在其〈李冰人及其《自由中国揽胜诗纪》探赜〉¹³中以李冰人的《自由中国揽胜诗纪》为底本，通过李冰人的诗歌来探讨其侨民意识；符爱萍学者在〈南洲诗社山水诗的生命美学〉¹⁴一文中探讨了李冰人的山水诗；谭勇辉在〈麻坡南洲诗社的传承底蕴〉¹⁵一文中论述了李冰人的骈文；潘筱蓓则在〈古今死亡对歌：挽歌之死亡主题的流变〉¹⁶中探讨了李冰人的挽诗；肖素娟在其〈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¹⁷中主要探析了李冰人的生平事迹考述。综上所述，可见李冰人的散文创作尚有可讨论的空间。是以，本论文将以李冰人的散文创作来探析其南洋生活书写及南洋二战书写。

第三节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法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以达成既定之研究目标。所谓文本细读法，即对研究对象之文本进行细致而深入的阅读与分析，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梳理、分类与比较，从中提炼出具有研究价值的论点与论据，并进一步加以归纳与阐释。

¹⁸鉴于本文以李冰人的散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散文文本是本研究最为核心且不可或

¹³ 陈明彪，〈李冰人及其《自由中国揽胜诗纪》探赜〉，台湾嘉义：第五届东亚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9年11月22日。

¹⁴ 符爱萍，〈南洲诗社山水诗的生命美学〉，沙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¹⁵ 谭勇辉，〈麻坡南洲诗社的传承底蕴〉，《第三届东亚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宝：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2019年7月，页145-160。

¹⁶ 潘筱蓓，〈古今死亡对歌：挽歌之死亡主题的流变〉，《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20年第27期，页349-394。

¹⁷ 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2022年第10期，页335-376。

¹⁸ 王先霭，《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53-154。

缺的材料。因此，本文将以其相关散文为基础，通过反复研读与系统整理，对文本中的主题意涵、书写内容及表现方式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所呈现的“南洋书写”加以梳理与归纳。进而，本文将从南洋生活书写与南洋二战书写两个层面展开探讨，以期揭示李冰人散文中南洋经验的多重面向及其内在意义。

此外，文献研究法是即指通过系统搜集与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如专著、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以及新闻报章等，以深化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不仅能够把握当前学界关于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也有助于明确本研究的切入角度与书写方向，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补充。具体而言，无论是在探讨李冰人的南洋生活书写，亦或分析其南洋二战书写之时，均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李冰人的个人经历加以综合考察。因此，在书写本文之时，非常有必要借助相关历史文献与研究资料，对李冰人所处的时代语境、生平经历及其创作背景进行理解。通过多方文献的交叉参照与比对，我们便可获得较为全面而可靠的信息基础，从而提升研究论述的深度与广度，使本研究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在论证上亦更具说服力与学术价值。

第四节 研究难题

李冰人著有散文集《黄花集》、《踏青散草》与《黑夜无题草》，这些作品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重要文本基础。李冰人曾在《黄花集·自序》及《黑夜无题草·题记》中明确指出，上述三部散文集所收录之篇章，多为其于战前及战后陆续发表于各类报章杂志的散文与杂文，经整理编选而成。由此可见，这三部散文集不仅具有文本汇编的性质，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不同时期的思想情感与创作面貌。此外，李冰人的这几本散文集为探讨其散文创作提供了较为集中且系统的材料来源，使本文得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创作主题及思想演变。然而，亦需注意的是，这些结集之作未必涵盖其全部散文成果。换言之，李冰人是否尚有曾经发表于报刊而未被收入集中的篇章，抑或存在未曾发表、亦未被整理结集的散文作品，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是以，在前期资料搜集与文本整理过程中，笔者曾尝试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搜罗，以期对其散文创作作更为全面的掌握。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笔者曾与麻坡南州诗社前社长林自强先生通电话访谈。¹⁹据其回忆，早年其在校任校长期间，任职学校与李冰人先生之住处相距不远，往来路径时有经过。某一日午后，林先生偶然途经其居所附近，竟目睹李冰人家中一批书籍、文稿不知何故被付之一炬，火势蔓延之际，纸页翻卷、灰烬纷飞，场面颇为触目。至于焚毁之缘由，林先生亦未能确切说明，仅推测或与书籍年久失修、遭白蚁侵蚀有关。

¹⁹ 林自强，〈南洲诗社与李冰人先生事迹〉，通话访谈，2025年10月29日。

此外，李冰人曾撰有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滇缅公路周巡记》，全篇篇幅约十万余言，内容当为其亲历或考察滇缅公路沿线所见所闻之记录，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与文学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稿在战乱时期未能妥善保存。李冰人在《黄花集·自序》中写道，此作原交由其妻代为保管，然至二战沦陷期间，出于时局动荡、环境险恶等多重因素，其妻最终将该手稿付之一炬，使之不复存世。²⁰然而，无论其具体原因为何，这些事件无疑对李冰人文稿的保存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因此，在现有资料条件的限制下，本文将以《黄花集》、《踏青散草》及《黑夜无题草》三部散文集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中作品加以细致分析与论述；同时，辅以笔者所搜集到的少量佚散散文篇章，作为必要的补充材料，以期在有限范围内尽可能还原李冰人散文创作的整体面貌。

²⁰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热带出版社，1957），页2。

第二章 李冰人与其散文创作

李冰人在南洋居住的四十余载间，身份多元，不止是令人敬仰的教师，也是热心于新闻行业的记者，更是执笔寄情，躬耕墨圃的散文家与杂文家。李冰人一生活跃于文坛，积极在各报副刊发表其散文作品，且其写作活动一直持续至战后。²¹在李冰人的散文创作中，不仅可以从其字里行间窥见南洋独特的风土人情，也能够看到二战时期南洋社会的动荡与残酷历史，以及李冰人的个人的思想情怀与人生经历。在其中年时期，李冰人将曾经撰写及刊登在各大报章的散文加以整理，并陆续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是以，本章将对李冰人的生平及他的三本散文集：《黄花集》、《踏青散草》和《黑夜无题草》作简要介绍。

第一节 李冰人生平简介

李冰人于 1911 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南安²²，1934 年，李冰人从中国厦门南下，先抵新加坡生活约一年，期间曾在新加坡浚源学校任国文教员。1935 年，李冰人移居麻坡，自此在麻坡定居。²³李冰人初到麻坡时便被受聘为中华学校教务主任兼初中一级任²⁴，为人师者的李冰人非常受学生爱戴，马汉在〈马华作家兼‘名记者’：李冰人〉中写道：“我

²¹ 方修，《马华文学作品选：7. 散文（战后）1945-1956》，页 48。

²² 李冰人的生年颇有争议，本文采肖素娟之说法，详可见：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2022 年第 10 期，页 335-376。

²³ 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页 369。

²⁴ 孙秀燕，〈李冰人档案〉，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2021 年，
http://digitalarchives.chhs.edu.my/digitalarchives/s/chhs_his/item/483

常见到他在课后，在食堂中受到学生的包围，向他请教。只见李先生口操闽南腔很浓的普通话向同学们讲解，言者淳淳，学生则侧耳倾听，可见受学生欢迎之一斑。”²⁵

与此同时，李冰人亦为《星洲日报》一名驻麻记者，在南洋从事新闻工作长达 40 余年。²⁶《星洲日报》为马来亚重要的华文报章之一，由胡文虎兄弟于 1929 年 1 月 15 日在当时隶属于马来亚的新加坡创立²⁷，在南洋华文报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抗日期间，《星洲日报》积极响应及支持中国的抗日活动，呼吁华侨共赴国难，并开设捐款栏目，以支援中国抗战。²⁸身处南洋且身为《星洲日报》记者的李冰人亦怀强烈的抗日救国情怀，积极投入筹赈抗战，倡导抵制日货²⁹，并与林彬卿共同担任麻坡筹赈会文书职责。³⁰

不止如此，在武汉合唱团赴麻坡举行筹赈义演期间，李冰人出任麻华总会主办筹备会招待主任³¹，并且在武汉合唱团于麻坡的最后一晚演出时发表激情愤慨的演说，阐述了国家与民族的意义。³² 身为《星洲日报》记者，李冰人还曾奔赴中国抗战大后方担任战地

²⁵ 郑昭贤、孙秀燕，《中化历史长河：马汉〈马华作家兼‘名记者’：李冰人〉》（麻坡：麻坡中化中学，2012），页 287。

²⁶ 马仑，《柔华作家百人文集》，页 216。

²⁷ 萧依钊，《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八打灵再也：星洲日报，2008），页 24。

²⁸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页 21-23。

²⁹ 〈合唱团演逃難到麻坡熱心施錢者題名〉，《星洲日报》，1939 年 5 月 29 日，第 14 版。

³⁰ 颜见式，《南洲诗社金禧纪念刊》，页 25。

³¹ 〈武漢合唱團 昨遊金山〉，《星洲日报》，1939 年 5 月 24 日，第 17 版。

³² 孙秀燕，《李冰人档案》，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2021 年，

http://digitalarchives.chhs.edu.my/digitalarchives/s/chhs_his/item/483

记者，报道有关华侨机工支援抗战的情形与事迹³³，并写下轰动一时的《滇缅公路周巡记》连载于星洲日报，自此名声鹊起。³⁴除了《滇缅公路周巡记》，李冰人还撰有《川康见闻记》，及《西北征程》等³⁵，是海外第一位到过中国边疆如西康、青海及蒙古的记者，一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抗战前后方的消息。³⁶

在马来亚沦陷时期，日军暴行肆虐，烧杀掳掠无所不至，尤以麻坡一带为甚。日军在当地多次发动血腥屠杀，致使无数华侨惨遭杀害，死伤惨重，几近血流成河。然而，纵使处于如此高压与残酷的环境之中，麻坡华侨的抗日意志却未曾泯灭。相反，他们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秘密组织抗日活动。³⁷部分志士每日冒着被捕乃至丧命的危险，潜入市区，侦察日军动向，搜集情报，为后续抗争行动提供依据。

当时，一位负责组织抗日武装的领袖联系到李冰人，请求他协助筹集金钱与粮食，以支援抗日力量的发展。³⁸彼时局势险恶，日军对一切可疑活动皆严加监控，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然而，李冰人并未因此退却，而是义不容辞地鼎力相助。他悄然拜访数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严密的戒备与紧张的氛围中周旋筹措，最终为抗日队伍筹得约两

³³ 〈本報特派記者李冰人 由緬入滇 考察滇緬公路 及視察西南邊區近況〉，《星洲日報》1939年8月1日，第9版。

³⁴ 郑昭贤、孙秀燕，《中化历史长河：马汉〈马华作家兼‘名记者’：李冰人〉》，页286。

³⁵ 周庆芳主编，《麻坡南洲诗社成立七周年纪念特刊》（麻坡：南洲诗社，1980），页42。

³⁶ 邱子浩，〈早期马华写作人一瞥〉，《星洲日报》1979年8月20日，第16版。

³⁷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麻坡：麻坡中华公会，1947），页31。

³⁸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32。

百余元的资金。³⁹此后，李冰人更是数次以身犯险，持续为抗日力量输送物资与援助。于生死存亡之间，仍能挺身而出，其精神尤为可贵，也可从其中见其炽热的爱国之心与坚定的民族气节。

此外，李冰人还是一名极有造诣的诗人。自 1935 年南来麻坡后，李冰人便加入了当地的“天南吟社”，后又与周庆芳等六人创立了“丹絨诗苑”，时称“丹絨六友”，但后因诗友分散等原因导致诗苑在无形中解体。直到 1973 年春，李冰人与黄起文、周庆芳、吴金谷、黄则健、林巨柏、郑成勋重新创设“南洲诗社”⁴⁰，并成为了诗社的主要领导人，任南洲诗社第一至第三届，即 1973 年至 1978 年的社长一职。⁴¹同时，李冰人积极在东南亚推动中国诗词运动，曾连续出席 36 届在马泰举行的中秋诗会，在诗坛享有“祭酒”、“诗鞭”的美誉。⁴²1974 年，李冰人带领南洲诗社众人在麻坡主办甲寅中秋第十届诗人雅集大会，并出任大会主席一职。⁴³当时，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会长，世界诗人大会领导人余松博士特地由菲律宾飞往大马出席该会，并宣布李冰人为“国际桂冠诗人”⁴⁴，足见其在诗坛的成就。

³⁹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32。

⁴⁰ 周庆芳主编，《麻坡南洲诗社成立七周年纪念特刊》，页 5。

⁴¹ 林自强，《南洲诗社诗词选集》（麻坡：南洲诗社，2009），页 4。

⁴² 邱子浩，〈早期马华写作人一瞥〉，《星洲日报》1979 年 8 月 20 日，第 16 版。

⁴³ 周庆芳，《甲寅十届泰马诗人中秋雅集专辑》（麻坡：南洲诗社，1977），页 10。

⁴⁴ 邱子浩，〈早期马华写作人一瞥〉，《星洲日报》1979 年 8 月 20 日，第 16 版。

与此同时，李冰人在南洋的四十余载间几乎日日笔耕。李冰人自 1934 年南来后便积极在各大报社的副刊：《浪花》、《狮声》及《晨星》等发表散文及杂文作品⁴⁵，是一名极其优秀的散文家及杂文家，且其写作活动一直延续至战后。李冰人的散文杂文多短小精悍，用词简厄有力，总能在寥寥数语间寄寓深意，并以精炼的笔触描绘人事物。正如萧遥天在李冰人《黄花集·序》中所言：“大凡对诗下过工夫的人，文章必能洗炼，因为诗是精纯的语言，我于冰人的散文，也作如是观。”⁴⁶ 在李冰人中年时期，他还将这些散见于不同报章副刊的散文杂文加以汇集整理与编订，并陆续出版了《黄花集》、《踏青散草》与《黑夜无题草》三本散文集。

1975 年，李冰人受聘前往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世界新闻专科学院讲课⁴⁷，在世界新闻专科学院教授华文与现代史，自此开始旅居台北。李冰人在台湾的十五年，是其旧体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其间亦常于寒暑两季往返台湾与马来西亚两地，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交流活动。⁴⁸1990 年，李冰人因年事已高回返马来西亚，寓居吉隆坡。⁴⁹晚年的李冰人原拟安享清福，并整理平生文稿，未料于 1996 年 4 月 10 日下午 5 时半辞世，并安葬于麻坡峇吉里三一堂基督教坟场⁵⁰，享年 85 岁。

⁴⁵ 邱子浩，〈早期马华写作人一瞥〉，《星洲日报》1979 年 8 月 20 日，第 16 版。

⁴⁶ 李冰人，《黄花集·萧序》，页 3。

⁴⁷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页 995。

⁴⁸ 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页 361。

⁴⁹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9）》，页 128。

⁵⁰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页 995。

第二节 李冰人散文集简述

在李冰人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其散文及杂文创作是绝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马汉曾言：“李公冰人喜欢写作，他的旧学根柢深湛，诗词歌赋，样样都能，在新文学创作方面，也是收获良多的，特别是他的杂文，都是针对时局，讽刺世态的短小精悍而富有战斗性作品，为大时代留下了一些史实。”⁵¹李冰人所出版的三本散文杂文集：《黄花集》、《黑夜无题草》及《踏青散草》，其中的散文杂文题材颇为丰富广泛，既有对日常生活点滴的描写，也有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亦不乏抒发个人情感与人生感悟之作。

李冰人的三本散文及杂文集中，《黄花集》与《黑夜无题草》是极具批判性的杂文集。1942年马来亚沦陷，日军暴行频频，民众多惶恐不安，凡有能力者多选择远走避祸。李冰人因囊中羞涩，无力远遁，为求自保，只得于日军到来之前连夜将过往涉及抗日言论的书籍、杂志等加以销毁，付之一炬。⁵²然而，对于从报章剪存下来的散文与杂文，李冰人却不忍弃置，遂趁家人不备，将之藏匿于家中天花板之中。所幸这些稿件未被日军发现，且大多得以完整保存，方能于战后重见天日。⁵³

1957年，李冰人出版杂文集《黄花集》，全书共收录其杂文五十六篇。李冰人于《黄花集·自序》中指出，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多为其于战前及战后时期，以不同笔名发表

⁵¹ 马汉，〈马华作家剪影 记李冰人先生〉，《南洋商报》1980年1月27日，第22版。

⁵²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页2。

⁵³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页2。

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与《民国日报》等报章副刊之作。⁵⁴李冰人久客南洋，亦曾在马来亚历经三年零八个月黑暗可怖的二战生活。正如其在《黄花集·自序》中所言：

“自我那年做新客到现在，这岛国曾经因战火换了两个朝代，而我的这些杂文，也与我同样厄运，尝了换朝滋味……也正因其具有血腥时代的斑斑痕迹，并有我的生活烙印在里面。”⁵⁵由此可见，《黄花集》所收录的五十六篇杂文，多为作者针对时局所发，兼具讽刺世态之锋芒，其杂文篇幅短小而精悍，且富有鲜明的时代批判精神与战斗性，更承载了作者在动荡时代中的亲身体验与情感印记。

《黑夜无题草》则是李冰人继《黄花集》的第二部杂文集，当中收集了三十五篇杂文，均是马来亚光复以后，即 1945 年后的作品，当中过半是李冰人于马来亚沦陷时期的阴影记录。⁵⁶李冰人在《黑夜无题草》中的阴影记录，一方面揭露了侵略者与其帮凶的可怖残暴面目，另一方面展现了普通百姓在二战中所遭受的压迫、蹂躏与苦难，并以富有深度，同时又极具感染力的笔调让读者感同身受，不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与震动，还让读者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与情绪冲击力。不止如此，李冰人在《黑夜无题草·题记》中还言：

“你说它是阴影的记录可，说它是我和大家的控诉也无不可。”⁵⁷可见，《黑夜无题草》一著，不仅是李冰人对沦陷时代的阴影记录，也是其与广大受难者的共同记忆与集体发出的悲愤控诉。

⁵⁴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页 1。

⁵⁵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页 3。

⁵⁶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题记》（热带出版社，1959），页 1。

⁵⁷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题记》，页 3。

此外，李冰人于 1958 年出版了的散文集《踏青散草》，当中共收录了李冰人散文六十篇，其中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不止记载着李冰人自中国南下后的思国怀乡之情，还有他于南洋所闻所见之南洋风光、婉致抒情的小品漫笔及悼亡伤逝之作等。⁵⁸而其中的所写南洋风光十七篇，不仅是李冰人对所到之处的记录，更通过其观察、感受及经历，以真实、自然且婉致的笔触展现了南洋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景观，使其散文带有鲜明的南洋色彩，也展现了李冰人对南洋环境与文化的亲身体验与深入感受。

综上，李冰人的《黄花集》、《黑夜无题草》及《踏青散草》三部散文与杂文集，内容丰富多彩，皆非他一时一地之作，却正因如此，更能呈现出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心境流转与思想变化。

⁵⁸ 李冰人，《踏青散草·黎序》（热带出版社，1958），页 2。

第三章 南洋生活书写

李冰人自 1934 年自中国南下，辗转来到南洋谋生与发展，在这片异域土地上前后生活了约四十余载。这使身为文人的李冰人将个人际遇与时代背景交织，转化为一篇篇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作品，从而在其创作中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南洋生活书写。李冰人的南洋生活书写主要集中体现在 1958 年出版的散文集《踏青散草》中，少数被收集在《黄花集》中，还有一些零散地分布在各个报章中。

第一节 南洋生活与景致风光

李冰人从中国南下的背景及缘故，肖素娟在〈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当中有探究一二，并将其南来的原因整理归纳为因战争与动乱流离及“黄彬彬”惨案⁵⁹，因此本文不多加赘述。而其下南洋的目的，李冰人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及：

《黄花集》自序中言：“……翼能在这胶锡国度一展身手，淘些金子，也像他人一样，能够放下笔子，立地成富，达到‘满载荣归’的目的。”⁶⁰〈微弱的呼声〉：“以为三年后便可以满载而归，做一个小资本家了。”⁶¹可见，李冰人下南洋，不止是为了暂时逃离令他伤心及无奈的故乡，亦怀有想要到南洋大展身手、淘金致富的期盼。

⁵⁹ 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页 344-351。

⁶⁰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热带出版社，1957），页 3。

⁶¹ 〈微弱的呼声（续）〉，《南洋商报》，1935 年 4 月 18 日，第 15 版。

然而，李冰人南下南洋的过程以及初至南洋的生活，却是充满波折的。当时，一位刚自巴达维亚归国的友人，向他娓娓描绘南洋的旖旎风光与相对宽裕、轻松的生活景况，并再三保证，若他愿意前往发展，必会为其妥善安排食宿与工作，使其无后顾之忧。此番热情洋溢的劝说与近乎周全的承诺，渐渐打动了原本尚在踌躇中的李冰人，也唤起了他对异域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⁶²几经思量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随友人南下，希冀在南洋开辟一段崭新的人生道路。然而，现实却与理想形成了强烈反差。甫抵南洋，那位昔日信誓旦旦的友人竟骤然翻脸，不仅携走了两人仅有的三百大洋，还反口称自己身无分文，对李冰人的处境不闻不问。⁶³顷刻之间，所有关于安稳生活的承诺尽数化为泡影，连最基本的栖身之所亦无从着落。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李冰人，只得在这片陌生而疏离的土地上独自挣扎，自力更生。

就此，李冰人开始初尝成为“新客”的滋味。然这成为新客的滋味并不好受，孤苦无依的他，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最基本却也最迫切的生存问题——栖身之所与一日三餐。〈弄帮〉一文中，李冰人写道：“那末在重重压迫之下，你必须设法找一个食、住免费的地方，这就是南洋话的所谓“弄帮”是也。”⁶⁴在当时“粥少僧多”的南洋，初来乍到的新客往往难以迅速觅得工作，既无稳定收入，亦无力负担旅馆费用，只得设法寻找可以免费提供食宿的依附之所，以暂渡难关。

⁶² 〈微弱的呼声〉，《南洋商报》，1935年4月17日，第15版。

⁶³ 〈微弱的呼声（续）〉，《南洋商报》，1935年4月18日，第15版。

⁶⁴ 李冰人，《黄花集·弄帮》，页1。

“弄帮”一词，源自马来语“tumpang”，意涵包括搭乘、借宿、寄放，乃至借助他人之便以完成某事，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与暂时性。这种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对他人资源的借用与依赖，是困境之中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然而，“弄帮”并非人人皆可轻易实现，若无亲友引介，或缺乏一定的人际关系，连“寄人篱下”的机会都难以获得。即便侥幸得以“弄帮”，其生活亦绝非安稳舒适。寄居他人屋檐之下，每日需谨言慎行、低声下气，既要承担各种杂务以示回报，又需忍受他人或明或暗的议论与轻视，来自“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往往如影随形；冷眼与讥讽，更是屡见不鲜。⁶⁵然而，这种充满委屈与不堪的“弄帮”生活，对于当时初到南洋的李冰人而言，却是唯一可行的生存途径。为了温饱，为了在异乡有一处容身之地，也只能隐忍退让，将种种不适与屈辱吞咽于心，无可奈何。

其后，李冰人慢慢熟悉南洋之生活，也开始寻找到得以温饱的职业。初到在新加坡之时，他曾任教于新加坡浚源学校。⁶⁶在〈加东海滨〉一文中，李冰人曾生动描绘自己在新加坡任教期间的日常生活：“每天下午放学时候，我总是邀了几个小朋友或是独个儿挟了一本书悄悄地跑到加东海滨来。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像是一天不这样便觉得什么都索然无味似的。”⁶⁷这一叙述，不仅呈现出他与学生之间亲切自然的互动，也勾勒出他在繁忙与疲惫之余，所寻得的一处心灵栖息之地。正如他在《踏青散草·自序》里说到：

⁶⁵ 李冰人，《黄花集·弄帮》，页3。

⁶⁶ 孙秀燕，〈李冰人档案〉，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2021年，
http://digitalarchives.chhs.edu.my/digitalarchives/s/chhs_his/item/483

⁶⁷ 李冰人，《踏青散草·加东海滨》，页91。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就在这弹指的岁月中，我对这曾经失望的异国风光，也慢慢地起了一种莫名的爱恋……”⁶⁸

对于初来乍到、曾深陷“弄帮”困境的李冰人而言，那段艰辛经历所带来的苦涩与孤独，并未在短时间内消散，反而在他内心深处沉淀为浓重的思乡之情。看着海上所驶过的船只，更是让他的内心不由自主地激起更浓烈的思国之情，期盼着有朝一日，亦能随着那些驶过的船只，回到自己的故土⁶⁹，便是如他在后文所言：“当时我一新客，思乡正浓，日日就想归国……”⁷⁰不谋而合了。在这样的情感背景之下，与学生们的谈笑往来，以及对加东海滨美丽景致的反复流连，便成为他日常生活中少有的慰藉与疗愈，使其在异域他乡得以暂时忘却现实的重负与思乡的苦楚。不仅如此，在〈加东海滨〉一文中，李冰人还细腻描绘了海滨从早晨、正午到黄昏的不同景象：或晨光熹微、海面澄澈，或烈日当空、波光粼粼，抑或夕阳西下、余晖映海，处处呈现出一种静谧而温柔的美。⁷¹这些自然景致，不仅构成了视觉上的审美享受，更在情感层面抚慰着他漂泊不定的心灵。

此后，随着对南洋生活的逐渐熟稔，李冰人的活动范围亦不断扩展，在旅居期间曾游历多地，纵览各处风光。他的南洋书写，有多半也是他于各地观光之时对南洋景致的细腻记录：他曾与友人到吉兰水池山半日游，所见池水澄澈宽广，倒映着周遭林木与山花，

⁶⁸ 李冰人，《踏青散草·自序》，页3。

⁶⁹ 李冰人，《踏青散草·加东海滨》，页94。

⁷⁰ 李冰人，《踏青散草·谈榴莲》，页164。

⁷¹ 李冰人，《踏青散草·加东海滨》，页93-95。

景色清幽而明丽⁷²；曾在星柔道上赶夕阳，途径不同的城市，将各色的美景尽收眼底⁷³；也曾凝望晨雾笼罩下的丹绒，烟岚氤氲，别具朦胧之美⁷⁴；曾在元夜里与学生们一起泛舟麻河，在欢笑与水影交织之中，感受节序与人情的温度⁷⁵；亦曾造访坤隆，参观友人的橡胶园与山竹林⁷⁶；车行至永平之际，沿途所见风景亦令其流连驻足⁷⁷；曾前往文万、亚乙那班士等地浸泡温泉，于氤氲水气之中暂得身心舒展⁷⁸；也曾波德申的海浴场，目睹洁白细腻的沙滩与碧蓝澄净的海水，在碧蓝的海边与友人游水玩乐⁷⁹；也曾登临福隆港避暑，在清凉山气中远离尘嚣⁸⁰；亦到过山城劳勿，感受南洋内陆别具一格的自然风貌。⁸¹

可见，李冰人散文创作中对南洋生活与南洋景致风光的描写，不仅展现出南洋热带的风土，更折射出李冰人从最初到南洋对周围环境的新奇疏离与失望，到逐渐习惯后的细腻体察，最终对南洋风光发自内心的深度欣赏与认同，也让这些南洋景色在他的笔下具有了超越风景本身的情感价值。

⁷² 李冰人，《踏青散草·直落吉兰水池山半日游》，页 97-100。

⁷³ 李冰人，《踏青散草·星柔道上赶夕阳》，页 101-107。

⁷⁴ 李冰人，《踏青散草·晨雾里的丹绒》，页 108-111。

⁷⁵ 李冰人，《踏青散草·晨的桨声帆影的丹绒》，页 112-116。

⁷⁶ 李冰人，《踏青散草·元夜划舟麻河》，页 117-124。

⁷⁷ 李冰人，《踏青散草·车过永平》，页 132-135。

⁷⁸ 李冰人，《踏青散草·文万·亚乙那班士温泉》，页 136-140。

⁷⁹ 李冰人，《踏青散草·波德申海浴场》，页 144-148。

⁸⁰ 李冰人，《踏青散草·福隆港高原游记》，页 149-157。

⁸¹ 李冰人，《踏青散草·山城劳勿剪影》，页 158-162。

第二节 南洋物象及身份认同转变

在李冰人的南洋生活书写中，南洋地方性的物产与景观构成了其散文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反复出现、尤具代表性的物象，便是“橡胶”。橡胶树不仅是南洋乃至马来亚地区极具标志性的自然景观，更在殖民经济结构之下，成为支撑当地社会运作的重要经济命脉之一，既关乎土地的形态，也牵连着无数劳工的生计与命运。⁸²因此，在李冰人的笔下，橡胶并非单纯的植物描写，而是承载着更复杂的现实意味与情感投射。

〈闲话胶工生活〉一文中，李冰人便写道：“许多古老的唐山阿伯，当他们初做新客的时候，自然是过不惯这种林下“割作”的生活。但包袱一经放下，舍此而外，他们实再也找不到第二种可以生活下去的生活。”⁸³橡胶作为马来亚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许多从中国南渡而来的新客，起初便是以“胶工”为业，久而久之便逐渐在橡胶林荫之下安顿下来。而在百万的马来亚华侨中，几乎便有半数以上的侨民都以割胶为生。⁸⁴

李冰人对于橡胶树有很大的情感变化，初到南洋之时，由于他长期浸润于中国江南“漠漠水田、绵绵稻浪”的温润景致之中，那种层次丰富、富于变化的田园风光，早已内化为其审美经验的一部分；然而当他踏入马来亚，映入眼帘的却是绵延数百英里、几乎无边无际的橡胶园林时，那整齐划一的树列、重复单调的空间结构，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压迫与单一感。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观，便使初来乍到的他在心理上生出厌倦与疏离

⁸² 巴素博士 原著、刘前度 译，《马来亚华侨史》（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页 170。

⁸³ 李冰人，《踏青散草·闲话胶工生活》，页 173。

⁸⁴ 李冰人，《踏青散草·闲话胶工生活》，页 174。

之感，甚至隐隐流露出对异地环境的不适与失落。⁸⁵第一次参观友人的橡胶园时他便写道：

“这里没有风景可言，都是些高耸天际的胶树。”⁸⁶，还道：“但见橡林蔽天，莽荡无际，而阴瘴之气，却不时地吹进鼻子，真使我有点悚然。”⁸⁷

然而，随着在南洋生活时间渐长，李冰人对南洋景观与胶园生活也有了不一样的见解。〈闲话胶工生活〉一文，根据李冰人在其中所道：“1950 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每天收入二三十元者比比皆是，现在好景已过，每人每天割二十斤，工资可获五元左右，最多的可达六七元……”⁸⁸，可见其在叙写这篇散文之时，必然是 1950 年后的事，而至李冰人出版《踏青散草》一著时，已然是 1958 年，是以可推知此文必是李冰人在 1950 至 1958 年区间完成。彼时的李冰人已经在南洋生活了接近二十年余年左右，其对于橡胶的情感已然已于多年前的陌生、不适有所不同。橡胶林在日复一日的所见及接触之中，逐渐从冷漠而不适的景观，转化为可被体察、理解、关心的生活空间：胶工黎明割胶的身影、胶树干上流淌的乳白色胶汁、胶工割胶的不易、割胶的细节等等，皆在他笔下开始有了具体而生动的呈现。并且在他的文末，对于胶园生活有了“感到舒适，活泼，轻松……”⁸⁹等此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见解与叙述。

⁸⁵ 李冰人，《踏青散草·闲话胶工生活》，页 173。

⁸⁶ 李冰人，《踏青散草·坤隆之行》，页 130。

⁸⁷ 李冰人，《踏青散草·坤隆之行》，页 129。

⁸⁸ 李冰人，《踏青散草·闲话胶工生活》，页 177-178。

⁸⁹ 李冰人，《踏青散草·闲话胶工生活》，页 180。

李冰人对橡胶的这种情感变化，更侧面折射出了他从一名置身异域、带有观望与距离感的外来者，逐步转化为能够理解在地生活、并对其产生情感认同、能够体察并关怀南洋社会的参与者的身份转变。除橡胶外，李冰人对于“榴莲”的叙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谈榴莲〉一文中，李冰人回忆起他初抵达马来亚，在中华学校任教之时，初次见到他的同事争先恐后围着剖吃榴莲的狂热姿态，亦热情招呼他品尝。然而，彼时的他因畏惧榴莲所散发的浓烈气味，甚至以“屎臭”形容之，遂谢绝后掩鼻而过。然而，稍过不久，李冰人便初尝了榴莲，李冰人在文中都感叹说：“**谁知相隔不及一年，我已开始尝了榴莲，而且竟为了他的浓香馥郁而感到迷恋成瘾……**”⁹⁰。李冰人于1957年写下此文，彼时的他已经加入马来亚，成为一名正式的联邦公民，并在文中半戏谑地表示，其入籍之因“宁非拜受榴莲之赐！”。

当然，李冰人话虽如此，但其加入马来亚，显然不可能仅仅出于对榴莲的喜爱。更为深层的理解在于，在其长期居留马来亚的岁月之中，这些曾令他感到陌生、不适甚至排斥的事物，早已在潜移默化之间融入其日常生活，内化为其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成为难以割舍、亦无从剥离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情感积累与认同转化之下，他方才愿意留驻此地，并最终以来马联邦公民的身份，确立自身与这片土地之间更为深刻而稳定的联系。

⁹⁰ 李冰人，《踏青散草·谈榴莲》，页164。

第四章 南洋二战书写

李冰人在南洋居住期间，足迹遍及多地，留下了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然而，在这四十余载的南洋生活中，他亦经历过恐怖血腥的南洋二战时光。1942 年，日军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以 4 万 8 千兵员打败英殖民政府，取而代之统治马来亚，并在马来亚实行暴政，让马来亚人民经历了至暗的三年零八个月，是为马来西亚史上的沦陷时期。⁹¹由于马来亚华侨在中国抗战期间积极筹赈抗战，柔佛麻坡更是被誉为“筹赈模范区”，因此日军攻占马来亚后，麻坡便是其中一个被日军重点针对及讨伐的地区。⁹²当时，定居在麻坡的李冰人亲身经历了这地狱般的三年零八个月，并于战时战后写下了数篇批判战争及对南洋二战可怖回忆的记录。

第一节 南洋二战记忆——南洋华侨的爱国之罪

日军侵略马来亚的直接影响，便是造成无比混乱的局面，当时马来亚各地在日军先锋抵达之前都陆续发生了抢劫与暴动。很多马来亚人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都纷纷跑走逃命，然当时的撤退工作亦不完善，马来亚人民有些为了保护自家产业选择留下；也有些是因为没有金钱或无处可去而无从离开。⁹³李冰人便是属于后者，在《黄花集·自序》中，李冰

⁹¹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77。

⁹²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2。

⁹³ 巴素博士 原著、刘前度 译，《马来亚华侨史》，页 175。

人言：“……马来亚重要城市相继弃守，一些畏惧日军暴行的人儿，能够脱身的都高飞远走，以避其锋。像我这样一个穷光蛋，走既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作株守之计……”⁹⁴

面对日趋严重的战局，麻坡筹赈会召集各方人士共同商议对策，并一致认为市区已不安全，必须在郊外寻找安全地点建立避难所，并决定由各籍贯会馆分别负责筹划与落实，包括选定地点与筹集经费等。⁹⁵1942年2月11日下午，日军战机飞抵麻坡投下炸弹，导致城市瞬间陷入混乱，原本的社会秩序也被战争打破。⁹⁶其后，日军开始了一连四天对麻坡的轰炸，期间炸毁房屋、炸沉麻河上船只，麻坡已无治安可言。15日，日军度过麻河，并于16日正式占领麻坡。⁹⁷当敌机开始轰炸后，麻坡各籍华侨携老扶幼撤往避难所，麻坡顿成无人之地⁹⁸，领导柔佛麻坡救国筹赈的七个常委以及各科主任，也都各自疏散于安全地带；潘斯到、陈和尚与李冰人等人，则在巴口山仔头难民营避难。⁹⁹

战局的危绝、炮声机影的喧震，使李冰人等人在避难营度过了他们此生中最为艰难而痛苦的农历新年。不幸的是，李冰人的藏身之处未过不久便被日军发现，占领麻坡的佻美浩少将传召麻华社领袖齐集漳泉公会开会，并在会上严厉指责麻坡华人曾发动筹赈、支援中国抗日，且麻坡还是“筹赈模范区”，导致在华日军伤亡惨重，并以此为由，扬言要

⁹⁴ 李冰人，《黄花集·自序》，页1。

⁹⁵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9。

⁹⁶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编印，《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47），页147。

⁹⁷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麻坡漳泉公会，2018），页66。

⁹⁸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9。

⁹⁹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2。

对他们加以严惩，对支持抗日的麻坡华社进行报复与清算。随后，日军首先扣留麻坡筹赈会的七名核心常委，即张开川、李天赐、郑文炳、郑友专、颜迥华、罗美东和林照英，并将他们押往峇株巴辖进行审讯。¹⁰⁰

日军的大逮捕行动前后共三轮，期间麻坡侨领很多都难逃被拘走的厄运。3月6日，日军在麻坡进行大检举，几千名市民，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遭到拘押，被押送到中华学校的篮球场看管，而后又拘捕了一些华侨领袖的家属，李冰人的母亲、孩子、族叔、堂弟等等，都在被捕的行列当中。¹⁰¹彼时李冰人正与一班侨领们被扣在设于麻坡漳泉公会的治安会中，内外隔绝，得知家人被捕的消息，李冰人忧心如焚，但却也束手无策。¹⁰²这所谓大检证，正犹如过“鬼门关”一般令人感到极度的恐惧与压迫。¹⁰³人在其间，仿佛命悬一线，生死全凭一瞬之间的裁决。被检者不仅要面对严密的盘查与质问，更要承受随时可能降临的不测与灾祸，稍有差池，便可能招致拘捕、拷问，甚至丧命。

《麻坡华侨义烈史》中记载：“经过大半日的检证，所有列单的侨领家属，大体都被拘到，株连的当然更多此数。”¹⁰⁴正当一众侨领被扣在治安会之时，日军分派一队人马前往各侨领家中搜捕抗日分子家属，林彬卿、张开川、李天赐、郑文炳、郑友专、罗文渔、

¹⁰⁰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19。

¹⁰¹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92。

¹⁰²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0。

¹⁰³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过关与“鬼门”》，页12。

¹⁰⁴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0。

罗美东等侨领家属除在外坡者，皆无幸免¹⁰⁵，只颜炯华一家因其子颜其仁听得日军车声异响，急带着全家从后门溜走，因此逃过一劫，幸免被捕。¹⁰⁶而其所谓“株连”，便是以“抄家”的方式残暴进行，日军大检证时期的“抄”，并非如古代一般只针对父族、母族、妻族、友族等，而是“活灵活用”，凡与被“抄”者有旧情，无论是其友人、店员、佣工、一面之缘者，或是稍微神色紧张，局促不安，都能被日军所“抄”，使被检者不仅有可能遭受毒刑，还可能死得不甘瞑目，莫名其妙。¹⁰⁷这些被捕的无辜民众与侨领家属从早上到下午三时，受尽惊恐与折磨，最后不幸被挑中的一批人被押往麻坡丹絨宪兵部关押，其余获得释放。¹⁰⁸

而在这前后三次的检证中，属于筹赈会或是较有名声的侨领，都于被捕后送到峇株囚禁。¹⁰⁹3月7日，其余的侨领家属和被关押的无辜民众，共计150人，便都被数辆军用罗里载到巴力峇九山进行处决，史称“巴力峇九大屠杀”。¹¹⁰这些就义的烈士之中，妇女与儿童约占七十巴仙。¹¹¹刑场预设数条深约三尺之长沟，作为处决与掩埋之用。行刑时，这些烈士被迫跪于长沟旁，遭日军以刺刀刺杀致死，随后便将其顺势踢入事先挖好的深沟之中，再将土施以薄掩，其惨烈情状令人震骇。

¹⁰⁵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0。

¹⁰⁶ 萧依钊，《走过日据——121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4），页251。

¹⁰⁷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族”与“瓜蔓抄”》，页28。

¹⁰⁸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92。

¹⁰⁹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1。

¹¹⁰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92。

¹¹¹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1。

至于被拘在峇株的侨领们，他们几乎日日惨受拷刑。起初，日军以金钱威逼，声称若缴纳七万元赎金，便可全体释放；然而众侨领坚守立场，始终不为所动。其后，日军对他们的毒打拷问日渐频繁，逼迫他们每人供出一百名抗日同党，侨领们誓死不从，宁愿自己成仁取义，也不愿牵连任何人。在长期酷刑的折磨之下，众人依然拒绝屈服，最终于 3 月 18 日被集体屠杀。¹¹²用刑之先，众侨领都被铁链捆绑四肢，并排而跪，随后便被日军从身后用机关枪乱射，而未死还在挣扎惨叫的，便被日军乱刀砍死¹¹³，死状极其悲惨壮烈。仅在这一次的大检证中，殉难而惨死的麻侨人数便高达五百七十九人¹¹⁴；麻坡侨领及其家属则计有张开川与妻儿和佣人，一家共 9 人遇害；李天赐与妻、子女一家共 12 人被杀害；郑文炳与儿子一家 3 人被杀；郑友专与妻、儿、媳、孙，一家 9 人遇害；林彬卿与妻、儿 4 人被杀害；罗美东与妻、儿及女佣 9 人遇害；林春农与家属共 16 人遇害；罗文渔与家属 2 人；林太宗与弟弟 3 人；颜迥华 1 人陈和尚 1 人；王金针 1 人；何益谦 1 人以及郭诗善 1 人。¹¹⁵

麻坡侨领之被屠杀，死事最为惨烈，而日军对于麻坡的残暴手段，也开创了马来亚杀戮之最高记录。¹¹⁶这些侨领之死难殉国，直接或间接地都与主持领导筹赈脱不了关系，更因“筹赈模范区”这五字，麻侨死事尤为惨烈。换言之，他们身前瘁力于爱国运动，而他们之身死，也于“爱国”二字脱不了关系。¹¹⁷日军在麻的杀戮，除集体的大屠杀外，对

¹¹²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1-22。

¹¹³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页 19。

¹¹⁴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族”与“瓜蔓抄”》，页 30。

¹¹⁵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 93。

¹¹⁶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2。

¹¹⁷ 李冰人，〈麻侨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4。

于个别的杀戮与极刑也极为残暴无德。在《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一篇中，李冰人细数了日军在马来亚实行的种种酷刑，其中对于个别的酷刑，包括“摔”、“囊”、“笞”、“桎”、“电灼”、“灌水”、“拶指”等。¹¹⁸

在沦陷初期，李冰人曾与一位同乡一同被召赴宪兵部问话，抵达宪兵部后，宪兵令李冰人一人枯坐在大厅里，却对其同乡详细盘问一番，但也许是其所答并不能令宪兵满意，便开始对其同乡实施一系列惨绝人寰的酷刑。起初，宪兵用棍棒对其同乡进行拷打，将其打得哀号连连；随后，宪兵以类似柔术的方式将其同乡反复摔打，并当作物件般抛掷，此为“摔”；其后，宪兵再将同乡装入麻袋，勒紧袋口吊上樑间，使其在窒息与恐惧中挣扎，约莫五六分钟后再将其放下，此为“囊”。之后便换另一名宪兵继续施刑，宪兵首先对同乡强行灌水，使其腹部胀满、无法动弹与呼喊，此为“灌水”，再以电击加以折磨，使人痛苦翻滚、惨叫不止，此为“电灼”。最后施以“拶指”之刑，即用木条夹紧其手指，令其在剧痛中被迫认罪。¹¹⁹

当酷刑一幕幕在眼前展开之时，李冰人虽俯首闭眼，不敢正视，然那凄厉的哀号与沉重的击打声却无可逃避地灌入耳中，使他身心俱震。其同乡历此重重酷刑之后，虽于翌日被日军释放，但躯体已残，生机尽失，未及半年便竟殒命而去了。¹²⁰而亲眼目睹同乡在酷刑下由呼号至奄奄一息，乃至日后伤重而亡，这一经历无疑在李冰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

¹¹⁸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页20。

¹¹⁹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页20。

¹²⁰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酷刑种种》，页21。

灭的阴影，更使他对日军的残暴与荒谬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也让其在战后更坚定地以笔为证，将所见的苦难经验化为历史的见证，从而唤起后人对那段黑暗岁月的记忆与反思。除上述诸般酷刑之外，残暴的日军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与稚龄幼童也未曾放过。对于被捕的稚龄幼童，竟被如禽兽般的日军士兵提起抛掷，继而以刺刀迎面刺杀¹²¹，史称“婴儿劫”。而以“婴儿劫”残暴杀害的幼童，也包括侨领张开川及李天赐的幼年儿女，当中共13人。¹²²

日军暴力横征的三大政策，除了上文所述之杀戮外，还有淫掳与搜刮。¹²³日军在麻期间，白日四处搜查并拘留麻侨，黑夜时则到处强抓妇女回营淫辱。¹²⁴当时社会笼罩在极度恐惧之中，有女儿的人家纷纷将其藏匿起来，以求自保。在沦陷初期，李冰人曾有两位友人千金便曾遭此劫难，一位十六岁、一位十四岁。那位十六岁的千金只仅仅稍作抵抗，便被数位大兵轮流轮奸之后，当场将其刃杀。另一位十四岁的千金被吓得面色惨白，目瞪口呆，随后也被几名兽兵轮奸，虽其最后免于死难，但也自此精神失常，沦为疯女。¹²⁵此外，许多侨领被捕杀害后，其家眷凡稍具姿色者，尤难逃魔掌，往往被强行掳掠，押送至所谓的“慰安所”，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任由日军肆意凌辱。¹²⁶然她们被轮辱后，还难逃一死，可谓惨绝人寰。

¹²¹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2。

¹²²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124。

¹²³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暴敛与横征》，页41。

¹²⁴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0。

¹²⁵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恐怖的人物》，页7。

¹²⁶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敌产”与“赃物”》，页38。

至于搜刮，在沦陷初期，一些抗日侨领及其家属被抓后，其屋业及园产等便被日据占为己有。¹²⁷此外，在麻坡众侨领与华侨殉难后，日军更是提出了征收让华侨用以“赎罪”的奉纳金。¹²⁸这五千万元的奉纳金，无论富贫老幼，都难逃此责，一视同仁，按人口摊分，使得所有华侨都必须倾尽所有，以作奉纳金。若是现钱不足，则以金饰、房屋、园地等抵押，而这些抵押物的价值，则全凭寇军所估，众华侨不得还口，也不得非议，否则便会惨遭横祸，重则身死。¹²⁹也因此，押园典屋的华侨比比皆是，卖妻弃子者更不在少数，华侨便是因这所谓赎罪的“奉纳金”，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然而，南洋华侨何罪之有？南洋华侨并非穷凶极恶之徒，根本论不上死罪，用五千万元巨额、无数条人命及所遭受的非人类酷刑及待遇来“赎罪”，更是没有理由。若是硬要为南洋华侨强加罪行，便也只有爱国之罪了罢！

¹²⁷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敌产”与“赃物”》，页 38。

¹²⁸ 李冰人，《麻坡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31。

¹²⁹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爱国罪与“奉纳金”》，页 34。

第二节 战时及战后的世态揭露与风气批判

在李冰人的南洋二战书写中，除了记录了二战间的可怖记忆与日军对南洋华侨的残暴之举，还有的便是其对于战时及战后的世态揭露与风气批判。首先，在〈腼然与淡然〉、〈高人一等〉等文中，李冰人便揭露了汉奸的丑陋面貌。自星马沦陷之后，卖国贼与汉奸等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李冰人在文中甚至以“过江之鲫”来形容其数量之众¹³⁰，令人触目惊心。他们投效敌国的动机，无非是追求金钱、权势以及个人私利，对同胞和国家的安危毫不顾忌，将整个民族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一名台籍教师在日军入侵后，为了博取其信任，竟将记录麻坡华侨筹赈情况的名册交予日军。日军遂据此按册拘捕参与筹赈的抗日人士，并加以残害¹³¹，间接及直接导致麻坡众侨领的殉难，其行径之卑劣，情节之严重，实属不可宽恕。还有一位华裔台籍间谍王太原，此人曾接受日军方面的专门训练，长期从事情报刺探活动。¹³²在中国抗战期间，他以戏剧表演为掩护，组织了一支名为“歌仔戏班”的戏班子，辗转于星马各地演出。其表面上看似从事戏剧表演，实则暗中搜集华侨筹赈抗日的相关情报，伺机向日方报告。王太原来到麻坡演出时，当地华社对其真实身份及意图早有所警觉。众多爱国人士群起而拒之，不仅严厉抵制其演出，更使其处境窘迫，最终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沦为众人唾弃、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狼狈情状可见一斑。

¹³⁰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腼然与淡然》，页 45。

¹³¹ 萧依钊，《走过日据——121 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页 254。

¹³²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恐怖的人物》，页 10。

当时身为记者的李冰人，曾将王太原在麻坡的种种行径与窘境详加记录及报道过，使其丑行昭然若揭。正因如此，王太原对此怀恨在心，视李冰人为眼中钉、肉中刺，积怨尤深，几至刻骨之恨。然而，日军攻陷南洋之后，局势骤变，王太原竟摇身成为日本宪兵。一日，在大检证之后的昭南岛（即今新加坡），李冰人偶然与其狭路相逢。王太原神态倨傲，目光凌厉，带着审讯般的口吻与李冰人对话。李冰人当下心知不妙，暗觉杀机已近，怕是会就此丧命，凶多吉少。王太原甫一开口，便追问昔日曾抵制其演出、甚至向其戏班泼涂“乌油”的筹赈会成员及华社侨领的下落与近况，待得知这些人已经被日军所“捡去”之后，顿时面露喜色，转而又语带威吓，傲然命李冰人转告其余尚存之人：他不日将再度南来，彼时定好好地拜候他们。言毕，便扬长而去。

李冰人深感不妙，心中愈发不安，在其离开后，深知此地已非久留之所。待其离开后，立即匆匆雇车离开昭南岛，返回麻坡，并草草收拾行囊，急匆匆北上泰境销声匿迹。不出所料，未过多久，王太原果然重返麻坡，并大张旗鼓，派人四处搜寻李冰人的踪迹，意图加以报复。所幸李冰人早有预见，先行远遁，方得以保全性命。¹³³否则，一旦落入其手，结局恐怕难逃惨祸，凶多吉少。后来，王太原也坦言，许多麻坡侨领都死于他之手¹³⁴，作为日本人的帮凶，这些台籍间谍与汉奸可谓是欠下了麻坡华社一笔无法估量的血债！

¹³³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恐怖的人物》，页 11。

¹³⁴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 133。

此外，还有一些汉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惜全力钻研敌国语言，学习其风俗礼节，只为在“新主子”面前能巧言令色，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以博取信任和宠幸；而另一些人起初或可被理解为出于无奈或有苦衷，但在时间的推移下，却逐渐迷失了本心，彻底背离了道义，甘心成为帮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甚至不惜以同胞的苦难作为自己的攀升阶梯。¹³⁵更有甚者在人前刻意陈述自身处境之艰难，甚至以“举目无亲”、“孤身与敌周旋”等说辞博取同情与信任；而在人后，却转而依附日军，与之密切勾连，乃至为其效力，从中牟取私利，大发其财。¹³⁶曾经便有一位相助日军向华侨征收“奉纳金”的汉奸，其后竟将一处房屋加以翻修装饰，使之焕然一新、颇为华美；而该房屋原为其从百姓手中强行侵占所得，遂据为己有，摇身一变成为其名下产业¹³⁷；另有一名华侨黄吉甫，原为麻坡筹赈会委员之一，后投敌变节。在众侨领被日军逮捕之后，其遂出任麻坡华侨协会会长，并协助日军向麻坡华侨征收奉纳金¹³⁸，可见这些汉奸行径之卑劣。

除这些两面三刀的汉奸外，李冰人在其散文中也有批判与讽刺战后继续逍遥法外及不敢认罪の日寇。日军攻占马来亚之时，在马来亚所犯下的罪行昭昭，数不胜数，冤死的华侨更是无从计起。其中，让麻坡血流成河的罪魁祸首，首当其冲的便是日军首领佗子手佗美浩少将。¹³⁹麻坡多少冤魂因他而死，多少人曾受他所凌辱、折磨、致使倾家荡产，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活，可谓是数不胜数了。然而，日军战败后，佗美浩不仅没有

¹³⁵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高人一等》，页 48。

¹³⁶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谎骗及其他》，页 75。

¹³⁷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敌产”与“赃物”》，页 38。

¹³⁸ 侯莘怡，《论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1937-1941)的集体记忆——以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为口述访谈对象》，（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5），页 30-31。

¹³⁹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恐怖的人物》，页 11。

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还获得释放¹⁴⁰；而其他曾经致使南洋死伤千万、杀人如麻、罪行累累的日寇，其战后表现亦同样令人愤慨。未被缉捕者，多得以潜逃他处，逍遥法外，逃避应有之法律追究¹⁴¹；而已被拘押审讯者，则往往避重就轻，或以记忆不清、奉命行事为辞，反复申辩，推卸责任¹⁴²。李冰人在《“杀人”与“人杀”》一篇中愤慨道：“当年既然这样叱咤，就该敢做敢当，何苦扭扭捏捏……这跟我们殉难侨胞的一口承认“抗日”不讳，终引颈高歌，慷慨就义从容赴难；真是上下五千年，万万比不及的了。”可见，这些无耻日寇敢做不敢认、贪生怕死的做派，简直可笑无耻至极！

此外，李冰人在其散文中还有批判战后人们对于国恨的淡化与遗忘。日军侵占初期，面对其烧杀淫掠的暴行，当地人民无不震惊愤怒，尤其是那些殉难侨领的遗属，更是承受着“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其仇恨之深，可谓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原本刻骨铭心的仇恨却并未持续，虽仍有少数人心怀怨愤，试图报仇雪恨，但大多数人却早已将往事置诸脑后，更有部分遗属竟开始与昔日仇敌往来，甚至“杯酒言欢”，使得深仇大恨逐渐在心中消解，趋于淡忘。至于那些非殉难家属的人们，其“化敌为友”的程度便更甚了。¹⁴³还有一些南洋的太太小姐，在战后更是与昔日的侵略者产生亲近关系，选择嫁予日本人¹⁴⁴，这些种种，九泉之下的烈士英魂只怕是难以瞑目！

¹⁴⁰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页129。

¹⁴¹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不怕死的好汉》，页88。

¹⁴²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杀人”与“人杀”》，页100。

¹⁴³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腼然与淡然》，页46。

¹⁴⁴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吻颊与虚荣》，页79。

综上所述，李冰人在其南洋二战书写中，不仅着力记录日军侵占时期的血腥暴行与华侨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更进一步深入揭示战时与战后社会的复杂世态与道德崩解现象。通过对汉奸、间谍以及投敌者的细致描写，李冰人展现了在殖民压迫与战争恐惧之下，人性如何在利益驱动中发生扭曲：有人为求权势而出卖同胞，有人借文化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更有人在战后摇身一变、继续攀附强权，甚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晋身之阶。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刻地揭露了战时与战后社会之阴暗与人性之复杂。

与此同时，李冰人亦将批判延伸至战后现实，对日军战犯未受应有惩罚、或以推诿之词逃避罪责的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以及后世对于战争记忆的消退与民族情感的淡化感到愤慨难平。昔日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时间冲刷与现实生活的诱导下逐渐消解，甚至出现与加害者重新亲近、结婚等现象，使历史伤痛被迅速抹平。当苦难被遗忘、正义未能伸张，历史的意义便被削弱，而那些为民族牺牲的烈士也将难以安息。

结语

综上所述，李冰人散文创作中的南洋书写，源自于其四十余载南洋生活的生命经验，并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凝练为一篇篇散文。在其散文之中，读者不仅能够洞见其所欲传达的思想内涵，更能真切体会其情感的流动与起伏。在其南洋生活书写的一篇篇游记中，李冰人多呈现出轻松有趣、温润疗愈、令人向往的气息；而其南洋二战书写则弥漫着压抑沉重、苦痛愤懑与不平之感。此种情感张力，正是李冰人散文之妙所在——他以文字为载体，使读者得以进入其生命经验之中，随其笔触而共振，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情绪的跌宕与思想的传递，仿佛与作者同悲同喜、同历其境。

不止如此，在李冰人的南洋生活书写与南洋二战书写之中，亦收录了不少他因时因景而生发感悟所写下的诗作：既有面对南洋风光时即兴吟咏、寄情山水之作，亦有在亲历日军残暴行径之后，激愤而发、直抒胸臆之篇。这些诗歌往往意蕴凝练、情感真切，既富诗意，又能切中要害，因而亦可作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在其南洋生活书写中，还夹杂着不少对马来语词汇的汉译运用，此一现象不仅体现出其对在地语言文化的吸收与融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身为文人之身份认同的转变，此方面同样具备进一步探讨的价值。由此可见，李冰人的南洋创作内涵丰富，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后续深入发掘与系统梳理。

综上，通过李冰人的南洋生活书写，我们不仅得以窥见其初下南洋时的艰辛与不易，更仿佛能够透过其个人经历，映照出当时无数远渡重洋、南下谋生的“新客”的共同命运与时代缩影。循着他的文字，读者亦如同行走其间，随其足迹游历南洋各地，在一幅幅生动的景致描写中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既见风物之美，亦感心境之舒展与宁适，从而体会其逐渐融入南洋生活的情感转变。而在其南洋二战书写中，李冰人则以沉着而有力的笔触，记录下一段段沉重而真实的历史图景。这些文字情感深挚、直击人心，在阅读之际，仿佛将后人引入那个充满恐怖与压迫的年代：既可见日寇暴行之残酷无道，亦可感民众在战火阴影下的惶惧与无助；既令人对英勇就义的华社先贤肃然起敬，亦不免对卑劣无耻的汉奸行径心生愤慨，对侵略者的暴虐行径深感愤恨。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不应被遗忘。李冰人将其二战记忆转化为具有见证意义的文字，使其南洋二战散文不仅具备文学价值，更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正因如此，这一篇篇作品可视为南洋二战历史的重要史实，使后世得以在阅读之中反思过往，铭记历史。

参考书目

专书

1. 巴素博士 原著、刘前度 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2.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3. 方修，《马华文学作品选：7. 散文（战后）1945-1956》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1991。
4. 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5.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9。
6. 李冰人，《黄花集》，（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7。
7. 李冰人，《踏青散草》，（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8。
8.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麻坡：中华公会，1947。
9. 李冰人，〈麻坡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麻坡：中华公会，1947。
10.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 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11. 林自强，《南洲诗社诗词选集》，麻坡：南洲诗社，2009。

12.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编印,《大战与南侨: 马来亚之部》,新加坡: 南洋出版社, 1947。
13.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 风云出版社, 1984。
14. 马仑,《新马华文作者风采》,新山: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00。
15. 马仑,《柔华作家百人文集》,古来: 柔佛丰顺会馆, 2008。
16.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9)》,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17.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8.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9. 萧依钊,《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八打灵再也: 星洲日报, 2008。
20. 萧依钊,《走过日据——121 幸存者的泣血记忆》,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2014。
21. 颜见式,《南洲诗社金禧纪念刊》,麻坡: 南洲诗社, 2023。
22. 郑昭贤、孙秀燕,《中化历史长河: 马汉〈马华作家兼‘名记者’: 李冰人〉》,麻坡: 麻坡中化中学, 2012。
23. 周庆芳,《甲寅十届泰马诗人中秋雅集专辑》,麻坡: 南洲诗社, 1977。
24. 周庆芳 主编,《麻坡南洲诗社成立七周年纪念特刊》,麻坡: 南洲诗社, 1980。
25. 郑昭贤编著,《麻坡抗日史——血染筹赈模范区》,麻坡漳泉公会, 2018。

期刊论文

1. 陈明彪，〈李冰人及其《自由中国揽胜诗纪》探赜〉，嘉义：第五届东亚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9年11月22日。
2. 谭勇辉，〈麻坡南洲诗社的传承底蕴〉，《第三届东亚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宝：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2019年7月，页145-160。
3. 潘筱蓓，〈古今死亡对歌：挽歌之死亡主题的流变〉，《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20年第27期，页349-394。
4. 肖素娟，〈四十载南洋悲欢——李冰人在马来西亚行事考述〉，《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2022年第10期，页335-376。

报章

1. 〈微弱的呼声〉，《南洋商报》，1935年4月17日，第15版。
2. 〈微弱的呼声（续）〉，《南洋商报》，1935年4月18日，第15版。
3. 〈武漢合唱團 昨遊金山〉，《星洲日报》，1939年5月24日，第17版。
4. 〈合唱團演逃難到麻坡熱心施錢者題名〉，《星洲日报》，1939年5月29日，第14版。
5. 〈本報特派記者李冰人 由緬入滇 考察滇緬公路 及視察西南邊區近況〉，《星洲日报》1939年8月1日，第9版。
6. 邱子浩，〈早期马华写作人一瞥〉，《星洲日报》1979年8月20日，第16版。

7. 马汉,〈马华作家剪影 记李冰人先生〉,《南洋商报》1980年1月27日,第22版。

访谈

1. 林自强,〈南洲诗社与李冰人先生事迹〉,通话访谈,2025年10月29日。

学位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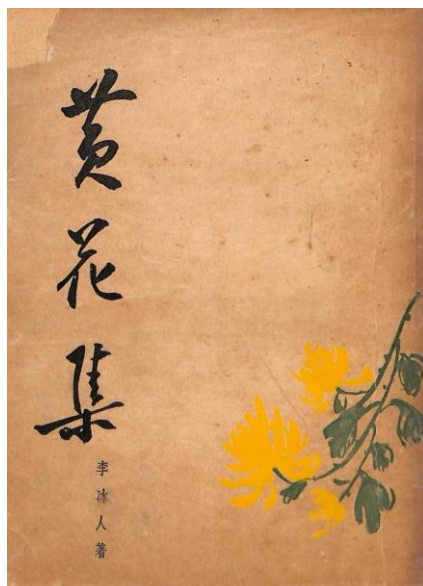
1. 符爱萍,《南洲诗社山水诗的生命美学》,沙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2. 侯莘怡,《论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1937-1941)的集体记忆 ——以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为口述访谈对象》,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5。

档案

1. 孙秀燕,〈李冰人档案〉,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2021年,
http://digitalarchives.chhs.edu.my/digitalarchives/s/chhs_his/item/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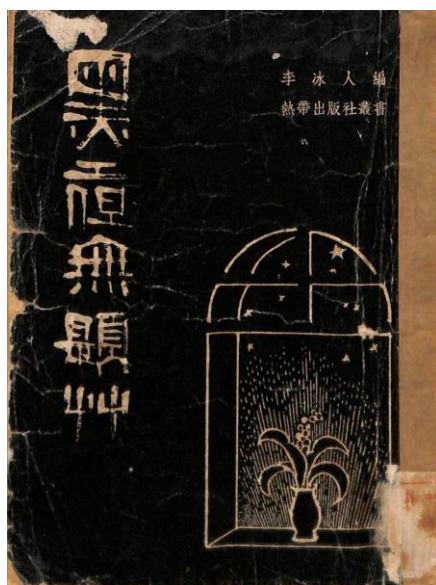
附录

1.



李冰人，《黄花集》，（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7。

2.



李冰人《黑夜无题草》，（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9。

3.



李冰人《踏青散草》，（地点未详）：热带出版社，1958。